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二回 截渡贏資登彼岸 分莊娶室續前弦

詩曰：

桃花點點山中雨，楊柳青青水面絲。
春色惱人牽別恨，錦箋乘興寫相思。
小窗鸚鵡呼春夢，芳櫺提壺促醉期。
惆悵百年今已半，花前時復玉樽隨。

再說袁漸陸、劉釗望北路來尋白眉仙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東尋西覓，並無蹤跡，將有三年。二人無奈，只得求神問卜。也有說尋不著的，也有說只在日前就遇的，也有說再逕北去自然尋著的。二人聽了，疑惑不決。劉釗道：「在此多時尋覓不出，如今且過黃河去看。」二人送過了黃河，又經了幾個府縣，只是無些影響。

袁漸陸尋得沒擺佈，只得心生一計；買了四五尺一幅白布，寫了眉仙面貌鄉貫，曳於竹竿之上，叫劉釗搦著，各處訪問。只是不見。漸陸又思一策：做一歌謠，命劉釗口中唱說道：「白眉仙，白眉仙，到處尋不見。有人知道報我們，賞他寶鈔三貫。決不食言，鈔兒現帶在身邊。」劉釗一頭走，一頭念此謠，逢府叫尋五日，逢縣叫尋五日，逢鄉村叫尋三日。自此兒童聞之，都駭笑，依劉釗言，時常唱念。

袁漸陸想歌謠傳播，或眉仙可知消息，誰知意無音耗。一日，二人叫尋至一村中，叫了兩日，只得往前行去。過了數里荒地，只見前面隔著一條河，廣闊有二三里，並無舟揖往來。二人佇立等了半日，只見官道上一人走來。劉釗問道：「此河甚名？這裡是何地方，可有渡船的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裡是臨洮府蒲源縣。此河舊名蒼津，今改名截渡。」袁漸陸道：「何改此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此去從小路有二里，就有一渡船。駕船兄弟二人，一喚強凌弱，一喚強暴寡，兇悍無比。每渡一人，要白銀一兩。若少與他，到彼岸，不許上涯，補足其數放你上涯；如無，竟交渡船一側，傾落水中而死。故此今改名截渡。」

劉釗道：「為何官府不治他？難道再無別只渡船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所斂的渡銀，每日幾兩。他時常送與官府。官府誰去治他？曾有幾個渡船，都被他截沉。眾人見他兇惡，誰敢與他爭論？」

袁漸陸道：「清平世界，妖魔小丑遂敢逞凶，豈不令人憤怒。」

劉釗道：「我們竟要去他渡過，看他怎麼。」遂謝了那人，打從小路而來。見一只渡船泊於岸邊。船中有幾個人坐著。船頭一人拄著篙子在河，把身子斜倚著。後艙一人橫著身睡在船板上。劉釗道：「此二人相貌凶狠，想是二強兄弟了。」

劉釗放下布竿行囊在路旁，叫袁漸陸守著，自己走近船邊，竟跨下去道：「快些渡我過去。」

船頭上一人亂喊道：「死蠻驢，不知咱老爺的法度？渡錢也不送，擅下咱老爺的船來。」

劉釗立住了睜眼大喝道：「你要渡錢就送你幾文便了，怎就罵人？」船中人聽了，都大笑起來道：「你遠方人，不曉得這船上的是強大爺，船頭上是強二爺。有規矩的，先送銀一兩，然後上船。」內中一人指袁漸陸道：「那一位可是一起的？」劉釗道：「正是。」眾人道：「強大爺，看我們眾人面上，他遠來的二人，總送了一兩銀子罷？」

強二道：「不要睬這廝。一兩九錢九分也不肯的。」

劉釗道：「放屁！我不知走了多少江湖，那裡有擺一個渡兒要一兩銀子？若叫你的船長行要幾千麼？我二人只與你二錢銀子，偏要你渡我過去，看你們怎麼樣了我。」

二強見劉釗出言粗莽，形狀異常，也不分凶狠。強大道：「不與你這蠻驢鬥口。只有二兩銀子渡你二人過去。沒有銀子，請你鑽在岸上，難道你飛了過去不成？」

只這一句，正搔著了劉釗的癢處。他假意慢慢的道：「我若飛了過去，你便怎麼？」

二強料是飛不過的，遂高聲道：「你若飛了過去，將船中渡錢盡送與你，今後只要一錢一渡。」劉釗道：「你今日有多少渡錢了？」強大道：「我一日三渡，每口人一渡，今第三渡，船中有七個人了。一兩一個算去。」

劉釗道：「不要反悔！」船中人見說若飛過去了今後只要一錢銀一渡，齊聲道：「我們眾人做保證，強大爺決不反悔。」

強大道：「你不能飛過，輸甚與我？」

劉釗道：「我若飛不過，這行李盤纏都送與你。若我飛了過去，那位相公、行李，要你送過來的。」眾人又道：「這小事，不消說得。」劉釗大喜，走來對袁漸陸說知其意，將衣裳束緊，將布竿挾在手中。視那河面，也闊有里許。遂喊道：「你們開眼看著！」眾人都抬頭來看。

劉釗將身盡力一縱，高有數丈，復橫著布竿，將身一側，直到彼岸，挺然立於涯上。眾人都加手額上曰：「真天神也。」遂於船中叩首羅拜。二強嚇得軟做一堆。

劉釗於隔岸大笑呼道：「快送我袁老爺過來！」眾人也不由二強做主，竟請袁漸陸下船，替他扛了行囊。撐篙的撐篙，搖櫓的搖櫓，不一時，擁著漸陸上了涯。劉釗奔下舡道：「如今可還銀子與老爺罷。」

二強只得掙扎起來，到後艙將渡銀並做一包，雙手遞與劉釗。劉釗抓一把與眾人道：「想是你們渡銀也在裡頭，原還了你們。」眾人大喜，亦登岸作謝，問二位姓名。

劉釗道：「那位相公姓袁號作漸陸，我姓劉名釗，江湖上綽號做黑飛神。」眾人點首道：「是個黑飛神老爺。」說罷，各散去了。二強在船上，亦記得劉釗名號，只是自己失言，悔恨不已，只得搖船去了。

劉釗將銀子藏在身邊，對袁漸陸道：「我們僥倖，正盤費將乏，得此一包橫財。」

袁漸陸道：「你將縱時，為甚挾著布竿？」

劉釗道：「布大有四五尺，挾之而縱，布上帶著風，只上不下，亦少借力。我們河面有里許，故著實縱高，趁風一卸，得登彼岸，贏其資耳。」

袁漸陸歎息道：「無怪你救白公出獄易若反掌。真異人也。」劉釗仍背著行囊，搦著布竿，一路叫尋眉仙去了。

且說方端如乘白公所贈之驢往北來追尋袁、劉二人。尋有年餘並無消息，只得渡過了黃河，又過了幾處府縣。路上聽得兒童唱的歌謠，是尋白眉仙的，遂問居人道：「小兒所唱之謠是誰做的？」其人道：「是兩個別處人，尋甚白眉仙不見，曳布於竹竿上，口中唱此謠。小兒們聽得亦學之唱誦為樂耳。」端如喜二人有著落了，遂一路問人道：「拿布竿叫喊尋人的，那裡去了？」人說往那一路去了。跟尋又不見。又問人，又說往那裡去了。又追尋。直至蒼津河。

欲過渡，因端如有一驢，要渡銀三錢。端如道：「怎麼要許多？」船中人道：「你若前日來，還要三兩哩。」端如問其故。船中人道：「因有一人挾布竿飛過河，賭賽減價，至一錢一渡。」端如知是劉釗，遂將三錢銀子與之，牽驢下船，忙催渡過去。

二強道：「客官甚要緊事，這樣性急？」

端如道：「我要尋將布竿叫喊尋人的。」船中人道：「前日飛過去的就是了。」二強道：「你可曉得他叫甚名字？」端如道：「既尋他，怎麼不曉得？一個姓袁號漸陸，一姓劉名釗。」二強道：「你可曉得他綽號是甚的？」端如道：「他綽號叫做黑飛神。」

二強道：「你既是尋他，送他過去罷。」遂還了三錢銀子，就開船過去。

少頃到岸，端如稱謝了，帶驢下涯而行。自思道：「好了，渡船上不要我銀子，二人像個尋著的了。」往前飛趕，約有數□里，只聽得路邊人說道：「方才這人，為甚拿布竿叫喊尋人？」端如忙問道：「叫尋的如今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就在前面村中。」端如聽了，策著驢飛騎趕近來。只聽得劉釗叫唱歌謠。

端如遂接聽唱道：「白眉仙，白眉仙，南路先尋見。我今又尋著你們，不消出鈔三□貫。樂不可言，二人且住在前邊。」

袁漸陸、劉釗聽得背後接唱，只道是兒童學他。後見改腔而唱，袁漸陸回首一看，認得方端如。端如跳下驢走來，漸陸忙下禮問道：「方兄怎麼亦來此？」劉釗亦下禮驚問不迭。

方端如遂說出尋著眉仙，今我又北來追尋之事。袁漸陸道：「你若不來，我們尋一世紀也不曉得白兄在家了。」三人遂一同轉來。路上又問方端如為甚直尋至此。方端如遂將聞童謠、渡河不要銀述一番。三人各大笑。

回至渡口，劉釗招呼道：「可渡我們過去，送三錢銀子與你，省得我又飛過來。」二強見是劉釗，只得搖船過來。三人一齊下船，搖至岸邊。劉釗腰間取出銀子，捏兩塊與二強。二強不敢受。劉釗道：「自古說皇帝尚無白用人，豈有此理。」遂登岸，將銀子丟在船中。

三人前行。劉釗道：「如今又不要尋白相公，又不要飛渡河，要這布竿何用？」遂將布竿丟於蒼津河中。端如自騎著驢，漸陸、劉釗各僱了牲口，星馳電掣趕回家來。不幾時到了樂安縣。

三人逕到留隱村白家來。只見堂上擺下筵席，熱鬧異常。正不知為甚的，適眉仙從內走出。端如道：「白兄備席與我三人洗塵否？」

眉仙抬頭見了，忙迎下禮，指劉釗問道：「這就是劉義士麼？」劉釗向前叩頭。眉仙忙答禮扶起，攬二友坐了，命劉釗坐。劉釗道：「我且進去見了老爺夫人。」遂入內去。

眉仙問二友往北始末。二友各將前事細說一番，眉仙慰勞稱謝不已。只見一少年從內走出，見二人敘了禮，亦陪坐。方端如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金聲，遂問眉仙道：「令高徒何以來此？」眉仙笑道：「昔日是小徒，今日是內弟。」方端如點首憶著前事。

袁漸陸茫然不知，遂問端如。端如複述一番。漸陸道：「今日方知白兄出避根由。」端如又問道：「白兄聘過姻幾時了？」

眉仙道：「是兄逕北去後就行了聘，舊年已諧琴瑟。」遂歎息道：「弟在家安樂，致二兄在外困苦，此罪奚贖。」二友又問道：「今日何故設宴？」眉仙道：「前日添弄一璋，今日做湯餅會，故請小舅來此。」二友稱賀不迭。

白公知二友歸了，出來拜謝。二友道：「老伯已植芳蘭，姪輩失賀。」白公道：「惶恐。二君涉歷風霜，尚未報德，且即湯餅會為洗塵，甚為先禮。」遂留二友人席，又命劉釗亦預席，金聲與白公父子，共是六人。盡歡暢飲，各各大醉。二友送留宿。

明日二友告歸。白公以無物可酬二友之勞，家藏有紅玉杯四對，今以半分贈，又將白樂天真稿各送一冊。眉仙亦各贈錦緞四端、貂裘一襲、羊脂玉硯一方，又致意道：「財寶非為貴，不敢相送，只此微物，少見愚衷。」各將盛於盒內，命婉兒送去。二友不敢固卻，再三致謝。臨別，二友又道：「白兄弄璋之喜，容日奉賀。」白公與眉仙、金聲直送出門。端如見驢繫於牆角樹上，對白公道：「老伯所贈佳驢，姪今無用，原奉璧於中罷。」各慰謝而別。

白公又對眉仙道：「劉釗一番勞苦，何以酬之？他原為借錢娶妻投我，救我於垂斃之地。我意娶一妻子與他，完其夙願。」眉仙道：「若要娶妻與他，可買一所房屋與他居住，再分幾畝田產與他，方完其終身之事。」白公遂於宅邊蓋造幾間房屋，又分器用什物，命他住下。就央媒娶得一新寡婦人張氏，年將四旬，與劉釗為妻。又分□畝田、二畝菜園與他自耕自用。劉釗感恩無地，整日焚香，祝頌白氏一門。未知眉仙之子可是鳳娘生的，或是霞簫生的。欲知明白，再聽下回分解。